

街头报刊亭, 普通市民的文化记忆

一座街头报刊亭, 一个经营者, 一段多年相依相守的生存经历。

在合肥, 这样的故事很多。它们长在了省城里的某个角落。地方很小, 生意也不大, 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生长, 度过了从曾经的繁盛到如今的生存尴尬。

本来, 注意它们的人就不太多, 只是不久前京城一次强拆事件, 让生活在合肥的人们, 路过家门口的报刊亭时, 不由得回头多望了一眼。

其实, 真正离不开报刊亭的, 正是日日生活在街头巷尾的普通市民。买一份报纸, 买一份杂志, 抑或是什么都不买, 浏览一下那些杂志封面、报纸标题, 甚至只是与守摊的打个招呼什么的, 这些都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一个城市最底层、也最广泛的文化记忆。

现在很多人都跟风一般的无限怀想老北京、老上海的市井风情, 那些风情背后, 其实正是一点一滴具体的生活细节。画家陈丹青特别推崇周海婴镜头下的上海, 那些照片, 也都是些货郎、街景等等“具象”, 很难想象, 如果街道空空荡荡的敞亮, 还能让人感叹吟咏吗?

现如今的报刊亭, 除了能买报纸、杂志, 市民还可以在这里缴水电费, 还能买飞机票和省内长途汽车电子客票。而刚过去的盛夏, 让报刊亭得以存活的条件却是售卖各种冷饮和汽水。

卖水、卖饮料, 并非大众对报刊亭最初的期待。他们说, 报刊亭应该回归它最为原始的意义, 而非像现在一样变成杂货铺。在他们眼中, 邮政报刊亭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风景线, 关乎合肥的文化形象。但实际上, 诸多持此观点的百姓们陷入矛盾, 他们只能在精神支持报刊亭的存在, 缺少去报刊亭购买杂志的行动。

有人说, 街头没故事, 城市也就没什么故事; 街头没文化, 城市也就没什么文化; 街头没有时尚, 城市也不会时尚到哪里去。那么, 如果没有报刊亭, 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会不会因此而有所缺憾?

张亚琴



A 历史: 方寸之间的缩小版书店

电影里, 常看到民国时期的书摊。旧时沿街和弄堂口都有书报摊。读者可随时坐下来阅读或租回家去。还有专门的小人书摊, 就如同近日的网吧一样, 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书摊一般就摆放在电影院或广场附近。从早到晚, 看书的人络绎不绝, 看书的也不都是孩子, 看电影来早的和逛街歇脚的大人也看。那些年代物质匮乏, 儿童读物少得可怜, 小人书摊便风靡全国, 盛极一时, 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其实, “报摊”这个词在欧洲叫“kiosk”, 源自土耳其语, 意思就是路边移动式商店或小型货摊。卖报纸的摊位统称为“报刊亭”, 它销售的不仅是报纸, 你还能买到各类周刊、月刊杂志和其他类型的书籍, 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书店。

在各大城市的路边, 都能看到这样的报刊亭, 用“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来比喻毫不过分, 因为一个报刊亭只有约四五平方米左右, 但这个空间却蕴藏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它销售的杂志种类多达200~300种。于是, 你会经常看到路边上那个小小的房子, 每天风雨不改的开放时间, 还有电话和各种小商品, 为人们提供了便利。这样的小房

子还为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过去近二十年, 报刊亭曾是一道时髦而又紧俏的城市风景线。2000年, 中央文明办、国家邮政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建设报刊零售亭的通知》, 报刊亭的建设、管理和运营, 被明确由邮政部门负责。

不过, 十多年后, 报刊亭在全国各地有了不同的命运。

报刊亭所在之处皆为经济繁华的地带。在三孝口、四牌楼等市中心的地段, 几个报刊亭还在顽强地生存着。但是在合肥的经开区转了一大圈, 只在翡翠路上看到了一个“书报亭”的孱弱身影, 跑近一看, 香烟和饮料占据了它不小的空间。

报刊亭的功用是什么? 它几乎是报纸和杂志唯一的零售窗口。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从互联网上获得新闻信息, 但纸质的报刊依旧以其印刷精美、易于保存和可信性强, 获得很多市民的青睐。人们真的不再需要报刊亭了吗? 有些人没有固定通信地址, 买报纸杂志只能去报刊亭; 有些人经常出差, 在报刊亭零买比订阅更划算; 对一些老人来说, 晨练回来顺手带份报纸, 已是多年形成的习惯……



B 没落: 一年不如一年的窘境

当报刊亭上时尚类杂志不赠送礼品就一本也卖不掉, 当摊主无奈地接受购买者对售价仅4元的当期《读者》、4.5元的《知音》讨价还价时, 我们似乎已无法等到这个行业的复苏。读者不断流失, 营业利润不断下滑, 报刊亭正面临经营窘境。

三孝口的一个报刊亭, 在应当为报纸销量较大的晚高峰时间, 15分钟内有数位路人买水和香烟, 无一人买报刊。

“一年不如一年”是许多报刊亭经营者的心声。20年前, 光卖报刊一天流水就有千元之多。可如今, 在宿松路金安花园附近的一个报刊亭里, 经常光顾的以学生和老年人居多。因为地处的都是合肥的一些老旧小区, 所以居住的老年人还不少, 而且周围还有几所中小学校。虽然还可代收水、电、燃气费。但亭主表示, 这些看似繁多的经营项目, 实际上真正能给报刊亭以支撑的项目却不多, 日均营业额100元左右。于是, 它的

副业还干起了卖儿童玩具的活。

不错, 现在报刊亭的主要收入早已不是卖报刊, 而是依靠卖饮料、零食等维持。即使在人流高峰期, 各个报刊亭的常态也只是偶尔会有一名老年男性购买文摘报, 更多的人只是购买饮料、矿泉水与电话充值卡。事实上, 报纸杂志利润微薄, 各报摊售卖最好的是《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价格极为低廉的报纸。一份报纸的利润只有几分钱, 一本杂志赚不到1元, 报纸杂志本就是薄利多销之物, 如果日均营业额仅100元, 其利润让人无法想象。

为了应对新媒体时代公众阅读习惯的改变, 北京建立了新式数字智能报刊亭。新式数字智能报刊亭运用先进的数字网络技术, 将传统报刊零售与电子商务、数字发行等现代商业模式对接。与传统报刊亭相比, 新式数字智能报刊亭的服务功能大大拓展, 除纸质报刊、充值卡零售外, 还增加了WiFi终端阅读、新华视频、自助缴费、



小件商品自提、文化商品展示、外伤救助和气象信息等服务内容。其中WiFi终端阅读提供给读者丰富的数字资讯, 读者可以在报刊亭附近高速免费在线观看, 也可以打包带走浏览。

但是, 在合肥, 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新式报刊亭。